

卧松云舫徐兰坡

张庆

知道徐兰坡的人不多。

200年前的袁枚，在《随园诗话》中写道：安庆徐兰坡，少年好学，得余断章零句，必手抄之。余游黄山，来舟中诵其所作。《夏夜》云：“萤火绕篱飞，风轻荷气微。几竿斜竹影，随月上人衣。”《偶成》云：“屋边松树经春长，栖鸟不知巢渐高。”《大观亭宴集》云：新旧痕留衣上酒，往来影乱席前船。”又：“绿杨深护倚楼人”七字亦佳。

200年后，安徽省博物院青年学者刘东撰写“邓石如与大观亭”一文，述及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徐兰坡与邓石如相会安庆石麟堂东塾的一段旧闻，出处为邓石如和西泠女史大观亭题壁诗的序言，原件藏安徽省博物院，现在正在合肥公开展出。

不久前，安庆书肆里出现一本叫《卧松云舫遗稿》的诗集，从序言、题词、跋语上看，就是出自鲜为人知的徐兰坡。不过诗集的正篇却标明作者是歙县的徐炜彤生。一头雾水的我搜遍互联网，就是找不着“安庆徐兰坡”和歙县徐炜彤生的关联，在国家图书馆古籍目录里，也不见《卧松云舫遗稿》的踪影。后来，《卧松云舫遗稿》辗转流到懒悟艺术馆，我一眼就相中了这本“身份不明”的诗集，因为歙县徐炜彤生，就是“安庆徐兰坡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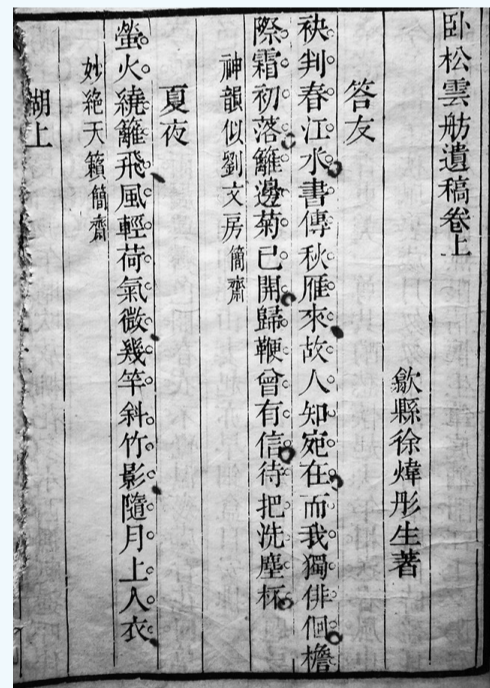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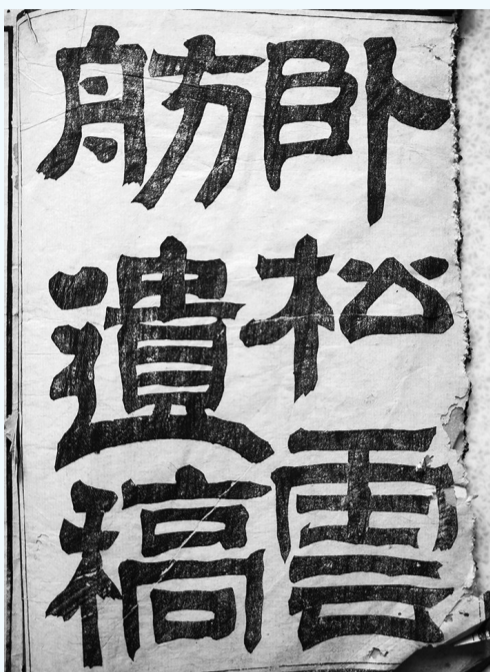
在由安庆市档案局编撰的《布衣大师邓石如》的年谱里，有这么一段记载：冬（乾隆五十四年即1789年），（邓石如）由故里到安庆，赴石麟堂访歙县徐兰坡。编者在徐兰坡之后添了附注：名炜，字形生，此时在安庆。接着说：（邓石如）和徐炜过性园，与潘兰如、李晴园燕集王武林，分别作诗志之。

一晃四年过去了，这段文字，如依稀往梦，残存在我的脑海里。正是这段残存的记忆，让我一眼结缘《卧松云舫遗稿》，这才有了和歙县徐炜彤生（“安庆徐兰坡”）200年后抵膝相谈的缘份。

这是一本纸捻穿装的木刻本，十行单鱼尾，白棉纸印成。虽然缺失封面封底，却以折叠的旧纸替之，以棉线再订。旧主似乎对这本诗集情有独钟。不过，前后两张折叠的旧纸，竟出自一副蜡笺寿联的上阙，我忍不住翻起探看，依稀辨出“吴母郑老孺人六旬双寿”几个字，从墨痕和纸色上看，似是清末民初的故物。

带着几分惋惜，我打开内封。扉页的正面缺失，背面是卧松云舫遗稿六个隶字，远绍汉规，近得完白。作序的洪梧字桐生，是乾隆五十五年进士、翰林院编修、沂州知府，后来参编《全唐诗》，主讲扬州梅花书院。梅花书院是“扬州学派”的滥觞之地，从王念孙、汪容甫、孙星衍、姚姬传流连于此，不难想象洪梧的学识和地位。而这位科举出身的洪梧，偏偏对科举制度颇有微词：有唐开先设科，取士及第登庸甚多，君子厥后，而对于埋头八股之中的迂腐学究，更是贬其为素乏登高之才。原来洪梧钟情的是肆应接物之周、语言动作之妙、无一不本诸性情的徐兰坡，钟情的是笃志好学不事帖括、不累于一切时尚应试体举的徐兰坡，钟情的是作诗敏捷、不费思索援笔立就、如风之过、自鸣天籁的徐兰坡。难怪徐兰坡在武庙山堂报之以李：生于同里缘非偶，交到忘年情更亲。

为《卧松云舫遗稿》题词的，有鲁瑱、凌荣、朱启善、严骏生。凌荣号香雨，绍兴人，著有《香雨诗钞》三卷；朱启善、严骏生皆南京人，同为袁枚弟子。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中



《卧松云舫遗稿》内文 作者供图

说：安庆诗人，以“二村”为最。一村为李勉字啸村，又一村就是鲁瑱，字星村。有意思的是，专写性情之诗、不作应试之文的鲁星村倦游归里，和诸友相约贵池杏花村，同行的徐兰坡一口气写了八首诗，可见二人的声气相同。

付之劖劖的体例，是前序、再题、正文、后跋。而《卧松云舫遗稿》偏偏不走寻常路，题词之后即是跋文。一跋是仪征的方震。己酉初春（1789），14岁的方震在大观亭畔，和风采飘飘的徐兰坡，从一见如故到终生折服：玩诵再三，顿抒夙慕，益我良深。其不矜才作意处，纯任自然有香山之风焉；其豪逸跌宕处，别开生面而有遗山之趣焉。二跋是袁枚的族人袁廷璜，以为徐兰坡的诗与随园先生沉澹一气、笙磬同音。

嘉庆18年，《卧松云舫遗稿》由徐兰坡之子徐元鼎，于父执及友人处悉心搜集，辑和家中存者，汇为上下两卷，共得132首。每首诗

后，或有袁简斋太史（袁枚）、鲁星村广文（鲁瑱）、姚姬传山长（姚鼐）点评，或有方长卿、梅鹤塘诸君批注，如此诗文交契，似有仙则名之山、似有龙则灵之水，在我的心目中，《卧松云舫遗稿》足以跻身善本之列。

《卧松云舫遗稿》中的“仙”，除了为序、题词、作跋的，还有邓石如，还有来自杭州的小卿、幼卿姐妹俩。“邓石如与大观亭”的作者刘东介绍，200年前的邓石如写过：从田间来，徐子兰坡下榻于石麟堂之东塾，寒夜兰坡偶得一纸相示，且嘱和之。一纸是小卿、幼卿姐妹唱和大观亭的两首诗，通过徐兰坡的递传，才有了邓石如和西泠女史大观亭题壁诗二首并序和跋。而徐兰坡也意犹未尽，附和二首：

其一

江天风景爱游观，更上高亭一倚栏。
想见春衫霏细雨，行经芳径怯轻寒。
看山薄莫停皖水，打浆来朝入永安。
大雅才华兼小雅，香闻似此比肩难。

其二

云水苍茫客路寒，落帆惊起梦初残。
拟将阿姊登临意，遥对高亭指点看。
游兴那堪逢旅病，吟情聊尔寄江干。
两枝斑管春帆底，同写乌丝细界兰。

第二天，邓石如、徐兰坡、鲁星村、潘兰如、李晴园在王武林园林拈字分赋，徐兰坡吟道：

天际园林点缀工，知君能继辋川踪。
停舟似坐春江水，叠石都成黄海峰。
槛外山光浮翠远，当筵诗性泼醅浓。
分题吟上寒宵月，竹树梅花影万重。
在性园，邓石如刚刚挥就“游王氏性园作”，徐兰坡即唱“同邓顽白过性园”一首：
乘兴偕吟侣，登临怀抱开。
帆樯当槛出，江水接天来。
磊石苔今满，名花手旧栽。
主人亲潇洒，永夜共啣杯。

诗兴勃发的“群仙”们，又登大观亭。觥筹交错之间，徐兰坡酣作“大观亭宴集”，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中激赏的“新旧痕留衣上酒，往来影乱席前船”，即是此诗的颌联。

徐兰坡不仅能诗，还兼擅丹青，曾绘“茅屋读书图”，并作排律一首：“男儿意气当四方，读书有用方为良。不能对策论侃侃，亦当骑马驰沙场。”随后题诗题句的，有袁枚、姚鼐、鲁瑱、王右弼、仲鹤庆、潘兰如、陈毅、李治一等，邓石如作诗二首，其一为：开卷斯须认得真，眼前身即画中身。北窗若能更高卧，便是羲皇以上人。看来，徐兰坡的“卧松云舫”，实出邓石如的机杼。

徐兰坡是歙县人，以同里至交歙人洪梧为证。不过徐兰坡，当年寓居石麟堂，而后结屋盛唐山；在安庆为周蓉衣作长江送别图，在皖江为袁枚送还金陵；过性园，分赋王武林园林，登大观亭，和西泠女史之韵；游杏花村，游南岳山，到程衡衫卷石山房题壁，晚集地藏庵赏桂听禅；交潜山县令倪春岩、怀宁县令沈南春，与安庆司狱许健庵你酬我唱。在袁枚的心目中，徐兰坡非安庆人莫属。

徐兰坡的诗友潘兰如，本是扬州人，其大半生都寄居安庆，为姚鼐弟子，故而陈诗在《皖雅初集》中，把潘兰如归为怀宁籍，后来坊间一直沿用此说。其实，是安庆的山水人文，吸引了徐兰坡、潘兰如们流连忘返。而徐兰坡、潘兰如们，又以他们的诗文笃行，为第二故乡添色增光。我想，这也是历史文化名城安庆文脉赓续的一个侧影吧。